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四尊 抱膝羅漢

伽難提尊者，□城國王子也。國王初亦艱於嗣息，禱求神明，佈施功果，歷歷為覓兒計。祖佛如來奏過天曹，始抱尊者送國王夫人投胎。尊者一離母腹，即能言塵世中事，國王驚疑不敢近。夫人曰：「子生能言，馨兒也。或者上帝格爾宰制得理，佈施有功，降此英物，以拓大汝之統緒，也未見得。」妾觀古典，人家早言之子，鐘問氣所生，祥瑞也，後來果有大用。汝子生而能言，安知前身非聖賢耶？吾與壯善撫之，坐觀他後來作用。」國王曰：「善，形生尚鬼，此異也，言早尚人何足異哉？梓童之言，大快予心，予於此子有厚望矣。」

英兒甫產即能言，秀氣鐘來不偶然。

天為如來綿道統，卑卑黎庶大殊懸。

尊者在母襁褓中，服飾玩好，無不俱備。二人心篤愛之，凡物足以投兒之欲、寄心之愛者，無不為子致之矣。七歲能行，出入儀衛，宛若王者僕從，席間有奎壁金珠以娛目，侍右有蕭琴笙竽以飾聽。衝齡赤子，未受傳訓，以為必耽此樂事矣。尊者悉厭薄之，食惟菜茹，甘肥不入於口；衣惟布素，錦繡不御於身；寓目者，惟取經文，奎珠金珠，不供於御；賞心者，惟取釋典，蕭琴笙竽不設於旁。時常只愛一人出入，扈附儀衛悉斥去。不令伺候門牆，惟抱膝獨坐齋中而已。國王東宮太子，肅然一布衣風味。國王夫婦謂曰：「富貴，人所欲也，而此子不處之；貧賤，人所惡也，而此子不去之。真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者矣。」富貴、貧賤，不淫、不移，則威武不屈可知矣。孩兒如此，則長成可知矣。異日不為天地間一大丈夫乎？」有詩為證：

厭薄王家樂事濃，瀟然韋布一家風。

匪為波靡回瀾柱，自是真如色相空。

又曰：「聖人云：『少年之子，事有父兄專制，其行不可見，惟觀其志向何如。』彼對父難於言，母子懿親，可探之以窺其意向。」母因問曰：「汝幼小孩童，諸事厭薄繁華，父王令我問汝意何所欲乎？」尊者曰：「知子者莫若父母，赤子有欲為，父母在上，難於言，望父母猜度之。」母曰：「難言之欲，莫非早欲克紹父事耶？」尊者曰：「六尺之孫，難理幾務，兒去六尺尚遠，何能鎮服人心？以是求欲，奚止千萬。」母曰：「莫非金屋阿嬌耶？」尊者曰：「佳冶，伐性之斧。況兒欲竇未開，何遽及此？以是求欲，奚止千百。」母曰：「莫非辟門納士為逸游計耶？」尊者曰：「放曠游逸，終非端士。男雖骨格未成，豈甘為天下輕薄兒？以是求欲，奚止無算。」母曰：「不為此三者，毋亦豔慕西方聖人耶？」尊者問曰：「何為西方聖人？」母曰：「披緇削髮，悟道傳燈，以寂滅為教者也。」尊者曰：「出家此途，兒誠願之矣。兒適所謂父母在上而難於言者，正為情愛戀戀，一時出家難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英兒之欲甚難言，情愛雙親乞見原。

逸欲總非兒所欲，如來一路意懸懸。

國王曰：「千乘之子，承大統，主大祀，弘大化，當頂天立地，啟後承前為乾坤。尚子何得忘君親而不忠不孝，避租稅而游手游食，兒志雖端，孤甚不敢也。癡兒，何人引道，卓年即戀及佛事，吾不信浮屠誑誘，今後慎勿再萌此念。」母曰：「吾素佈施禱求，為汝父承繼統緒，非為如來承繼衣鉢也。汝若出家，則父母乏祀，祖宗血食從此斬矣。懷抱撫育，只為釋家異後嗣，汝父定是不肯。汝年尚幼，又非早年議舍，又非飄泊無依，假令修得佛來，不過是一大雄寶殿，令眾信禮拜慈容，眾僧誦讀經懺而已。汝父巍巍，現為一國人主，端拱九重金殿，稱孤道寡，丹墀下舞蹈禮拜者，俱濟濟縉紳，不啻眾僧。御座前誦讀表章者，俱師師科甲，不啻眾僧。且冕旒壯首豈如削髮？龍袞榮身豈如披緇？乘輿出外則千夫擁，萬騎隨，非若行腳僧獨行獨往。聖駕入內，則三宮接，六院迎，非若出家僧寡侶寡儔。此現成活佛不做，到來思量做杳冥無形無影、不可憑信之佛，吾兒所見左矣。書云：『幼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。』願吾兒莫錯認定盤星，當舍彼而就此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滅倫絕祀效披緇，欲覓巍巍寶殿居。

國父現今為活佛，如何錯認定盤珠。

尊者曰：「似母提衡，佛不如富貴，以兒提衡，富貴不如佛。父母欲兒享一時逸樂，兒欲父母享萬年逸樂也。人生世間，少者必老，生者不能不死，理勢然也。不出家為佛，父母數劫，兒縱孝不能遏其日之不西夕；孩兒數劫，親縱愛不能止其水之不東流。兒若出家，得為釋家弟子，子貴親亦貴，子仙親亦仙，男既備員為佛，未有生我父母等為路人而不得逍遙於靈山會上者也。天不朽，二人壽算亦不朽。穹隆之表，獨不有殿宇？獨不有禮拜？獨不有傳誦？老娘適謂眾信不如縉紳，眾僧不如科甲，父母得到天上，億萬緒紳科甲，卑卑失其貴且榮矣。兒之提衡，達觀萬世，非僅僅一時提衡者也。初心已定，父母勿阻之，變之。」有詩為證：

靈山會上好風光，不似閻浮一國王。

濟濟神明相擁護，齊天壽算永無疆。

國王曰：「新君繼體，明能理民，使老幼得所，幽能把神，使怨恫罔生，此便是修行。明無人非，幽無鬼責一，即此便是成佛。流芳萬代，形朽而名不朽，即此便是長生不老。持循一作為工夫，正儒者中正之道何如？色相皆空，意識俱忘，人定於寂滅之地，面壁於杳冥之鄉，在人民不稱惠，在社稷不歸誠，一日圓寂，神魂漂散，絕倫滅祀，負天地所生，辜祖宗所望，九泉之下，爾本來性靈問汝閻浮一生行實，汝則何辭以對？豈不愧汝神耶？且佛在西方，左道害民，未見彼今日現出真身，明日現出真身，吉人云：我是某人，因某年修緣得超度為佛者也。佛無定名，由人自主，我老父於百年之後，即詐稱為佛，千世之下，人誰不信之。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也，只願汝為承家孝子，不令汝為上乘禪師，縱汝母割捨恩愛。為婦人之仁，我心耿耿鐵石，欲息邪說詭譎行，不令汝不父其父而冒認他人為父者也。敢有再言出家者，老父必唾其面。」有詩為證：

不負形來不愧生，勝如為佛得昇天。

克家孝子惟承繼，冒認他人色惘然。

尊者見父不令其出家，默默無言，終日不食，惟抱膝長歎而已。母勸之曰：「佛以見性為本，不食則減性，遺下臭皮囊，何能成得佛也。」尊者勿聽。母又曰：「未為吃素佛，先為辟谷仙，兒今日欲不為佛而變為仙耶？何為不食？」尊者勿聽。母又曰：「釋家只教人戒酒斷葷，恐葷酒昏穢其靈性也，未曾云不用修行，僅僅一不食成之也，何為不食？」尊者又不聽。母曰：「儒乃釋道折衷之准，儒之教人為聖為賢，只曰：終食不違，食無求飽而已，未聞亞聖、群賢均自絕食中出也。汝煩惱障未除，何能頓效得無煙火氣味。」母三四勸尊者食，勿聽。

飯僧供佛載經書，不食如何餓體膚。

儒者教人非辟谷，止緣惱障未能除。

夫人乃謂國王曰：「此子靈性已入佛門，現今只留下皮囊還我父母，不如遣之出家，償所夙心，免得遺笑四鄰，謂我國中有逆命子，有枵腹佛也。」

國王曰：「善。朕聞國中禪利多性見心明，可為沙門師表，明日遣子事之，令之投大遺艱，責備不堪，或得其回心亦未見得。」次日，令人送尊者至禪利多寺中為門第。禪利多領了國王言，命寺中事務一一責之辦理，尊者亦粗能辦應，無遺漏脫。晚間臥不貼席，惟抱膝暝坐，冥悟佛教而已：

令子從師入寺門，遺艱投大奠容存。
若能回得見心意，勝過靈山轉法輪。

一日，利多出外行化，尊者獨在僧房修養，忽見天上一道毫光，炯然下矚，光中露出一條坦平大路，尊者依神光徐行十里，到一大石岩，崔嵬驚人，岩前有一石窟，深廣可居。尊者遂燕寂其中，性靈參見如來。如來遂授法旨，且為之授記，令其還生行化。經十年，其屍宛然如昨，未有朽壞。尊者醒來，如熟睡初覺，目能慧照，非十年以前之目，心能超悟，非十年以前之心。有詩為證：

窟中燕寂不逡巡，不覺閻浮已十春。
祖佛悉將真竅授，責令行化滿乾坤。

尊者回見國王父母，父母驚而問曰：「聞汝為佛所誤，燕寂石窟已經十年，安得復返？」尊者曰：「男身寂非心寂也。性靈直到靈山，參見如來世祖，世祖為男設法受記，在天上未幾，回來陽世已十年矣。看來佛不誤人，人自不為耳。」母曰：「汝十年復返，真西方聖人也，今子之來度我等赴靈山耶？」尊者曰：「父母其一者也，更欲普渡眾生，父母時今須如此如此修行，男行化回來，即當脫化。」

汝往西天見聖人，靈山脈衍行同倫。
責令行化乾坤內，何況雙親不辟門。

尊者辭了父母，行化至摩提國，普渡眾生。一日，見山舍一童子名伽和舍多，手持圓鑿，直造尊者之前，欲求濟度。尊者問曰：「持鑿童子，汝年幾歲？」童子曰：「百歲。」尊者曰：「衝年童子，何得誑言百歲。」童子曰：「我不理會，正滿百歲耳。」尊者曰：「聆汝之言，善悟佛機耶？」童子曰：「佛言人生百歲，不能理會佛機，未若生一日得秘訣，而了完佛事者也。」尊者又問：「汝子中所持之鑿當何所表白？」童子曰：「此鑿非僅僅兒童戲具，諸佛大圓鑿，內外無瑕翳，兩人同得見，心服皆相似，此數言乃鑿之所表，汝和尚以為何如？」尊者曰：「如來之道，授教於我，令吾返世，以行此如鑿之緒，今城中人誰能撤去內外障翳，求其能了了會悟，為沙門法器者，非子而誰？」遂為之說偈云：

心地本無生，因地從緣起。
緣種不相妨，葉果亦復爾。